

# 克孜尔石窟69窟:一个反映小乘有部“逢事诸佛”的中心柱窟

姚 律

(常州博物馆 江苏 常州 213022)

**摘 要:**新疆克孜尔石窟中心柱窟主室两侧壁和前壁大多绘说法图,表现释迦牟尼佛成道后诸方教化的圣迹,可69窟则是左右两边各贴塑6身立佛像,这并非属于大乘佛教多佛多菩萨崇拜题材,而是小乘有部后期受大乘佛教影响,强调在成佛过程中必须逢事诸佛,修习过去6佛相报业的思想反映。

**关键词:**克孜尔石窟 中心柱窟 逢事诸佛窟

**中图分类号:** J1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577(2010)02-0019-05

克孜尔石窟69窟位于窟群谷西区东段较低一层崖面,不仅是一个于上世纪40年代发现的“壁画新奇”的中心柱窟,<sup>①</sup>而且更是一个以塑像为主的窟。

熟悉情况的人都知道,克孜尔石窟中心柱窟一般是由前室、主室和后室(包括左右甬道)三部分构成,虽是克孜尔石窟最重要的一种洞窟类型,为塑像和壁画的主要载体,但除少数几个窟外,塑像在窟内所占比重都很小;前室均不塑像,主室大多仅在正壁(中心柱前壁)中央开一圆拱形像龕,塑一尊释迦牟尼佛坐像,后室只是在一些中期洞窟的后壁底部设置一条通壁长的涅槃台,塑1身涅槃佛像。窟内其他部位皆绘壁画,壁画题材与布局大体是:前室绘天龙八部护法神。

主室纵券顶绘天相图和以菱形山为背景的本生、因缘等故事;正壁围绕像龕,或浮塑菱形山峦,或绘壁画,采取塑绘结合手法,表现释迦牟尼佛于深山岩窟入定,或为天帝释宣说正法及相关题材;左右侧壁多分层分格绘若干幅说法图;正对像龕的前壁,中间开门道通前室,门道两边或接续左右侧壁绘说法图,或绘其他题材壁画,如龟兹装供养人等,门道上方绘弥勒菩萨兜率天宫说法,或绘降魔成道和鹿野苑初转法轮等佛传场面,着重表现释迦牟尼佛前生为菩萨时的种种难行苦行和成道后诸方说法教化的圣迹。而后室,多在后壁绘佛涅槃图,前壁绘毗荼焚棺,左右甬道绘舍利塔、八王争分舍利、阿闍世王闻佛涅槃闷绝复苏、五百阿罗汉结集佛说三藏等画面,集

收稿日期 2009-11-28

**作者简介** 姚律(1973-),女,浙江于潜人,江苏省常州博物馆馆员,研究方向为博物馆学及佛教美术。

①克孜尔石窟69窟是由朝鲜族画家韩乐然先生发现并清理的。从韩先生书刻在10窟北壁题记可知,他于1946、1947年两次到克孜尔石窟临摹壁画。在第二次工作之际,“于十三号(67窟)洞下,挖出一完整洞,计六天六十工,壁画新奇,编为特1号。”新中国成立后,1953年西北文化局组织专家对克孜尔石窟进行了全面勘查、编号,将韩先生所称特1号,按由西向东顺序,统一编为69窟。在克孜尔石窟,壁画制作有干壁画和湿壁画两种。干壁画就是在洞窟凿成后,先在壁面抹上泥层,刷上白浆,待干后再作画,克孜尔石窟壁画绝大部分为这种干地画法。湿壁画则是直接在壁面刷上白浆作画。由于没有泥层衬托,壁画绘成后,颜色相对显得渲染晕透,别有一种风味,69窟壁画大多属于这种湿地画法,韩先生所说“壁画新奇”,大概是指此而言。这虽是石窟壁画中的一个创举,但正因为缺少泥层衬托,壁画附着力差,容易脱落,保存状况明显不及干壁画。

中描绘佛入涅槃及涅槃前后的内容。可69窟则不然,除在主室正壁和后室后壁塑出坐佛像和涅槃像外,前室也打破不塑像的惯例,塑有众多塑像,主室左右侧壁和前壁亦突破传统,不再绘说法图,而是贴塑立像,使窟内塑像成为一种主要的造型艺术形象。鉴于前室塑像遗迹多损,加之又是一个孤例,缺乏可资比较的资料,一时难以说清,因此,本文只试就主室左右侧壁和前壁贴塑立像问题,作一探讨,求教于专家学者。

我们从69窟看到,主室左右侧壁地面皆设置一条很低矮的像台基,大致相等,长380、宽40、高15厘米。尽管台基上塑像已无存,但壁面上保存的塑像痕迹却很清楚,即在下距台基约130厘米位置,均见有一排圆形小桩孔。右(西)侧壁由于大部分壁面被维修时抹的水泥覆盖,目前只能看到里(北)端2孔,而左(东)侧壁面则保存齐全,为5孔。又凡是有桩孔的一溜壁面全未抹泥层。显然,这些桩孔是专门用来安插木桩以固定塑像,没有抹泥层是因为塑像直接贴于岩壁所致。由此可推知,69窟主室左右侧壁原各贴塑一列5身立像,而且都是浮雕像。在这些立像的间隙处,则抹泥层并绘壁画,右侧壁仅存1身比丘及摩尼宝珠,左侧壁大多保存,布局是在黑色壁面上,中间划一道白线,上方绘4身大半身像的护法金刚,头戴宝冠,缯带向两侧扬起,具有头光,面皆朝向里

端,袒上身,饰帔帛,下著裙裤,手执尖桃形法器或金刚杵。下方残存2身手执莲花、并肩而立的男性龟兹装供养人和1身比丘。值得注意的是,主室前壁门两旁地面亦设置有像台基,并分别与左右侧壁地面的像台基连通,只是因为前壁下部原先壁面大多塌毁,后来用青砖修补,像台基被压在下面,但左旁一段仍依旧可辨。<sup>①</sup>从残存的像台基长度估计(约50厘米),原各塑1身立像,它们明显分别属于左右侧壁立像之列。这就是说,69窟主室中轴线两边原各塑6身立像。<sup>②</sup>

69窟这些新增塑像都是一些什么立像?从立像之间加绘护法金刚和僧俗供养人看,应是立佛像。这可从克孜尔石窟188窟正、侧三壁所绘立佛画像得到佐证。188窟位于谷东区东段峭壁,为纵券顶方形窟。前壁塌毁,绘画情况不明,正、侧三壁均绘4身立佛,构图基本相同,德人称之为“十二佛洞”(12Buddhaha,Hohlo)。现正壁4身保存相对比较完整,身着通肩或右袒袈裟,手势各异,跣足,踏着圆莲,身外是头背光。在4身立佛头背光之间空白处,上方绘有3身护法金刚头像,头戴宝冠,具有头光,面均朝向右侧立佛,手执金刚杵或拂尘。下方绘4身供养者,第1、2身已被盗挖,第3身为单腿跪式供养菩萨(周围见有切割的深沟,险些被盗),头戴花鬘冠,袒上身,饰璎珞、帔帛等,下著裙裤,左手摊掌胸前,掌中似托有物

①关于69窟主室两侧壁贴塑立像情况,多根据李丽先生的调查。前壁门两旁地面原亦设有与左右侧壁连通的像台基这一重要现象,过去多被忽视,也由李丽先生作了揭示。李丽先生还注意到69窟主室正壁圆拱形龕内塑像也有别于其他窟,即除塑一身主尊释迦牟尼佛坐像外,在龕内左右侧壁又见有固定塑像的桩孔以及贴塑人物头光的痕迹,认为“正壁龕内原塑一身主尊佛像和两身天人形象”。若情况属实,这很可能为一佛二胁侍菩萨的组合形式,这在克孜尔石窟亦是绝无仅有的。参阅李丽《克孜尔第69窟年代试析》,《唐研究》第九卷(2003年)第427~455页。

②克孜尔石窟新1窟,亦是于上世纪70年代新发现的中心柱窟。新1窟不仅位置与69窟毗邻,并且在形制结构、造像题材布局、装饰纹样和壁画制作等方面,与69窟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其中特别引人瞩目的,同样是在主室两侧壁和前壁地面设有连通的像台基,其上贴壁塑立像。而这种一改过去绘说法图,以塑立像代替释迦牟尼佛教化形象,在克孜尔石窟仅见此两窟。据许宛音先生调查,新1窟“主室东(左)壁残甚,西(右)壁尚完整。东西壁下部是通壁长的像台基,台基宽46、高23厘米,塑像均未保存下来,不过在下距像台基面约1米处西壁壁面上,可以看到有五个固定塑像的桩孔,故知西壁原有塑像五身。”“龟兹塔柱窟(中心柱窟)的主室结构几乎都是以纵向中线为轴线,左右均衡对称的。因此,新1窟的主室东壁虽已残甚,但从西壁的结构可以推知大概。”“主室东、西壁下部曾经各立有五身塑像”(参阅许宛音《克孜尔新1窟试论》,《文物》1984年12期第5~6页)。许宛音先生原系北大石窟考古研究生,1979年随宿白先生到克孜尔石窟进行考古调查,着重洞窟形制研究,所说应该是有据可信的,也就是说,新1窟情况与69窟相同,再加上前壁门两旁各塑1身立像,主室前、侧壁每边亦是6身立像。但从相关资料看,主室前、侧壁均见有7个固定塑像的桩孔,不尽一致(参阅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编著《克孜尔石窟内容总录》,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2000年版,第78~79页),需作甄别,本文暂不涉及。



图1 188窟正壁立佛像  
间的供养菩萨

(因画面受损,已无法看清),右手抚摸右侧立佛足,抬头仰望着佛,一副虔诚礼佛的神态(图1)。第4身为一双膝跪地的世俗供养人,头戴白色毡帽,袒上身,饰璎珞、帔帛等,下著裙裤,左手举至胸前,右手高举一束鲜花,作向佛敬献状。目前

虽还不甚清楚188窟正壁所绘4身立佛表示佛国世界的何佛,与左右两侧壁的立佛存在何种关系,但它的构图造意与69窟完全一致,只不过是平面与立体的区别,足以表明69窟主室两侧壁和前壁贴塑的6身立像为立佛像。

那么,69窟贴塑的立佛像含义何在,是否习惯认为是大乘佛教多佛多菩萨崇拜思想反映呢?在讨论这一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69窟年代问题。有关这方面的意见,已有的研究都涉及到该窟主室前壁门上方绘出的鹿野苑初转法轮图内一对服饰华丽、双膝跪地、手擎长柄香炉,作虔诚供养的龟兹贵族男女像(图2),有的研究者认定他们是龟兹王与王妃,并结合文献有关龟兹民族头饰方面的记载,推测最有可能是约在北朝末年至隋大业年间在位的龟兹王白苏尼咄夫妇,建窟年代约在6世纪末至7世纪初。<sup>①</sup>之后又有研究者根据法国吐火罗学专家皮诺特对墨书于龟兹王头光内一行龟兹文题名释读(大意是“儿子为



图2 69窟主室前壁门上方鹿野苑初转法轮图内龟兹王与王妃

苏伐那·勃驮功德建寺”),认为苏伐那·勃驮即两《唐书》所载7世纪初在位龟兹王苏伐勃驮,这对男女像为苏伐勃驮夫妇。苏伐勃驮有3个儿子先后继承王位,

69窟很可能是3兄弟连续营建而成,将建窟年代界定在公元625到650年阶段。<sup>②</sup>69窟为苏伐勃驮儿子为他建造的功德窟,这是一条重要信息。如若无误,无疑为克孜尔石窟分期断代提供了更为直接的证据,具有年代学上的重大意义。但联系7世纪上半叶龟兹政治形势看,我们觉得69窟为苏伐勃驮长子苏伐叠修建的可能性最大,建窟年代当在唐武德至贞观年间,即公元618到648年间,而这时正是玄奘西行印度求法途经龟兹前后。

据玄奘《大唐西域记》记载,此时龟兹佛教依旧很兴盛,并明确指出僧众是“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不只是龟兹,北道沿线一带绿洲国家也都是如此。这一点不容怀疑。不过,玄奘这里讲的说一切有部,是大乘佛教兴起之后对它的称谓。它虽是部派佛教时期形成的说一切有部的延续,然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学说思想与前期相比,已有一些变化。较为明显的一点,部派佛教时期说一切有部,在修道的终极目标上,并不以成佛为目的,而是追求个人自我解脱,以“灰身灭智”,证得阿罗汉果位为究竟。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受大乘佛教影响,也开始追求成佛。但在成佛的实践上,却又与大乘佛教主张不同,认为从菩萨(释迦牟尼成佛以前名称)到成佛,不是仅仅发个誓愿并简单地做些善事便可达到,而是要经过长期不懈地修习才能最终实现。对此,小乘有部最重要论书《大毗婆沙论》卷178和《俱舍论》卷18讲得都很明白,说从菩萨到成佛,既要在三阿僧祇劫修习诸波罗蜜多,并还要在此后九十一劫修习相报业,方得圆满。但无论是修习诸波罗蜜多,还是相报业,都必须逢事诸佛:即第一劫要逢事从释迦牟尼佛(与现世佛同名的先世佛)到宝髻佛的7万5千佛,第二劫逢事从宝髻佛到燃灯佛的7万6千佛,第三劫逢事从燃灯佛到胜观佛(释迦牟尼佛以前六佛的第一佛毗婆尸佛)的7万7千佛,在九十一劫逢事从胜观佛到迦叶佛的6佛。虽然《大毗婆沙论》和《俱舍论》讲了要逢事数以万计的佛,实即是逢事释迦牟尼佛以前6佛,即毗婆尸佛、尸弃佛、毗舍婆佛、拘楼孙佛、拘那含佛、迦

①姚士宏《克孜尔石窟第69窟鹿野苑说法图》,《克孜尔石窟探秘》,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6版,第45页。

②李丽《克孜尔第69窟年代试析》,《唐研究》(第九卷)2003年版第454页。



叶佛,修习6佛相报业。所谓修习相报业,就是通过反复礼观6佛身相,感得佛所具有的特殊容貌,即32相、80种好,把追求6佛相好作为修习的最根本要求。可6佛是过去佛,早已涅槃,只能是塑像或画像。可以说,69窟主室两侧壁与前壁各贴塑的6身立佛,正是小乘有部用来供信徒巡礼瞻仰、积集6佛相报业之像。<sup>①</sup>

这样说,读者一定会问,既然69窟主室中轴线两边各塑6身立佛,应该有12身,怎能说是6佛像呢?这是由于克孜尔石窟中心柱窟不仅主室结构非常讲究中轴线左右均衡对称,塑绘题材布局同样如此,一边是6佛,另一边也是,所以,看起来是12身,实即6佛像。读者可能还要问,如今69窟原塑立佛像无一留存,何以见得是逢事过去6佛、修习6佛相报业?这是因为该窟主室两侧壁除贴塑立佛像外,并在最里端靠近甬道口处又分别绘出一幅立佛画像,给我们作了提示。<sup>②</sup>这两幅立佛画像皆面朝外,向着立佛塑像。左侧一幅身着田相通肩袈裟,托钵。其前绘3位人物:上1位半身像,头饰花鬘,佩戴大耳珰(内似墨书一行龟兹文),面视中间1位,身着带纹样的坎肩式胸衣,左手似握物,右手拇食指相掐,作讲说姿态,四周绘有五茎莲蕾。从着装看,为女性。中间1位全身像,束高发髻,佩戴大耳珰,面朝上,袒上身,斜披一条络腋式的皮衣,腰围皮裙,赤脚站立,左手摊掌,右手高举,作与上1位交谈的样子。下1位亦束高发髻(发髻前插一支花),佩戴大耳珰,仰视佛,上身亦斜披络腋式皮衣,并作结于背后,腰围皮裙,下部残,从整个身段看,似作跪姿,右手高擎

一束五茎莲蕾,作向佛敬献状。可以感知到,这两位应是同一人,而且是外道形象。立佛画像背后头光上角又绘1位束高发髻、双手合者、拜伏于地者(图3)。与之相对的右侧壁一幅,由于壁面残毁,立佛画像仅存头部

及前伸的手,摊掌,拇食指相掐,似作说法相。其前亦绘3位人物:上两位面对面,束麻花状发髻。左侧1位仅为头像,右侧为大半身像,皆双手合十,作相互对谈状。下1位仅存头部及右手,束高发髻,佩戴大耳珰,仰面视佛,手执珠宝状物奉佛。这两幅立佛画像的内容,右侧壁的,因画面过残,目前尚不能肯定,而左侧壁甚为明确,讲的是燃灯佛授记。说过去久远劫时,提和卫国有位叫善慧的仙人,听到燃灯佛来到都城,即以五百银钱从一位名叫贤意的女子那里买了五茎莲花供养燃灯佛。又一次,善慧看到燃灯佛将要经过的地方有一小片泥泞,担心会弄脏佛的双足,便脱下身穿的鹿皮衣铺在地上,不够,又解开自己的头发覆盖上面,让燃灯佛踏之而过。燃灯佛非常感动,授记善慧在日后九十一劫定当作佛,号释迦牟尼。画面描绘的便是善慧向贤意女买五茎之莲并敬献给燃灯佛以及以发布地的情景。<sup>③</sup>从上述引《毗婆沙论》和《俱舍论》讲到小乘有部逢事



图3 69窟主室右侧壁里  
端燃灯佛授记故事

①参阅吕澂《印度佛学源流略讲》第13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杜继文《汉译佛教经典哲学》(上卷)第610-618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法)乔治—让·皮诺特文、廖旻译《库木吐拉新发现的吐火罗语题记:佛教发愿故事》,《龟兹文化研究》(第一辑)第68-94页,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

②对这两幅立佛画像,一般都认为是塑佛像毁坏后重绘的,理由是在立佛画像边缘可明显看到重层叠压痕迹。笔者觉得塑佛像毁坏后不可能再孤零零地去绘这两幅立佛画像。出现这一现象,恐怕还是与贴塑立佛像有关。因为贴塑立佛的壁面皆未抹泥层,而立佛画像则是抹泥层的,经验告诉我们,两者边缘自然会留下重层叠压痕迹,原本是被立佛塑像遮住,塑像毁坏后便显露出来,以致给人一种重绘的错觉,实与原塑佛像为同一时期作品。

③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编著《克孜尔石窟内容总录》认为,69窟主室右侧壁立佛画像为锭光佛,亦即燃灯佛(燃灯佛为梵文Dipamkara的意译,又译作锭光佛)。据《大智度论》卷九载,燃灯佛之所以名之曰燃灯,是他出生时,周身如灯明亮,光芒四射,为光明佛。这两幅立佛画像与众不同地皆在头背光内绘出一道道辐射状直线,当是表示这个意思。以此而言,将这两幅立佛画像皆释作燃灯佛未尝不可。但笔者怀疑右侧壁立佛画像有可能为弥勒佛,与正壁(中心柱前壁)龛内释迦牟尼佛坐像,右侧壁燃灯佛画像构成一种竖三世(过去、现在、未来)佛的组合关系。

诸佛的先后顺序看,燃灯佛之后便是胜观佛——释迦牟尼以前6佛的第一佛毗婆尸佛,这清楚表明69窟两侧壁和前壁贴塑的为过去6佛像<sup>①</sup>。同时,也可以清楚看出,小乘有部后期虽受大乘佛教影响,强调在成佛过程中要逢事诸佛,但这些佛均是按时间顺序排列的,就是在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的每1佛时空中,只有1佛出世教化众生,无有两佛,1佛终了,再由另1佛出世继续教化,而继位的方法则是授记成佛,即由前1佛指定后来由谁继承自己成佛,与大乘佛教所倡导的三世十方有无数佛(如恒河沙)同时出世教化众生不同,仍是坚持传统的思想主张——在空间上只谈此世界的释迦牟尼佛,在时间上只谈释迦牟尼以前6佛,即所谓的7佛(加释迦牟尼佛)。

如若我们对69窟主室贴塑的立佛像判断切当无误,那么,这便牵涉到克孜尔石窟中一批列像窟内容问题。所谓列像窟,是指窟内塑绘有多

身并列佛像的窟。这类窟,据不完全统计,除69窟以及前面已提到的新1窟、188窟外,还有47、48、63、77、85、100、104、163、176、196、219等窟,既有中心柱窟,也有大像窟和方形窟<sup>②</sup>。对这些列像窟,一般多认为是大乘佛教多佛多菩萨信仰的题材。现在看来,需要重新审视,很可能仍属于小乘有部系统的6佛或7佛,至少其中有些窟,尤其大像窟是这样的。

#### 参考文献:

- [1] 吕澂.印度佛学源流略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
- [2] 杜继文.汉译佛教经典哲学(上卷)[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 [3] [法]乔治—让·皮诺特.库木吐拉新发现的吐火罗语题记:佛教发愿故事[A].廖旻译.龟兹文化研究(第一辑)[C].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05.

(责任编辑:李开荣)

## No. 69 Grotto of Kizil Caves

——One Central Tower Grotto Reflects Xiaochengyoubu's Offering Oblation to All Buddha

Yao Lv

(Changzhou Museum, Changzhou, Jiangsu 213022)

**Abstract:** There are many explanatory drawings on the two side walls and the front wall of the main room of central tower grottoes of Kizil Caves in Sinkiang, which has stressed moralized holies from all parts since Sakyamuni became the Buddha. Each side of No. 69 Grotto stands six Buddha. The theme of it does not belong to worship multi Buddha and multi Bodhisattva. Moreover, it belongs to Xiaochengyoubu's late thoughts. It emphasizes that oblation to all Buddha should be offered and should cultivate these six Buddha during becoming Buddha.

**Key words:** Kizil Cave; Central Tower Grotto; Grotto Offered Oblation to all Buddha

①与燃灯佛有关联的,不仅是贴塑的立佛像,还有主室前壁门上方所绘鹿野苑初转法轮图。本文开头便已说到,在克孜尔石窟中心柱窟中,主室前壁门上方多绘弥勒菩萨兜率天宫说法或降魔成道和鹿野苑初转法轮等佛传场面,而鹿野苑初转法轮仅仅69窟有绘。为何惟独69窟在这一部位绘出这一题材?是否由于主室前、侧壁被贴塑的佛像占据之故?有这种可能,因为在该窟两甬道外壁便见有说法图,当然也可绘到前壁门上方,但在这里,亦可能有出于图像组合上的考虑,即在佛教造像中,往往是将鹿野苑说法与燃灯佛授记配置在一起,这应是69窟主室前壁门上方通壁大幅绘鹿野苑转无上法轮这一题材的原因。

②参阅刘松柏、周基隆《克孜尔石窟总叙》,《中国石窟·克孜尔石窟》第三卷第245~269页,文物出版社1997年中文版;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编著《克孜尔石窟内容总录》。